

〈城市燈塔〉

夕陽逐漸抽離

這座城，廣袤

眾多小光點

轉運站裡的船

遲緩地

溜下高架橋

你總愛坐尾部右側靠窗

多年的耳機線

放遠了生活垂釣

與眼前的頭

一齊搖擺

一首行進的催眠曲

你呵口氣，再見

曾經陌生的海洋

已經習慣黑暗中

就著光陰看，魚群

畫出各自的海圖

泡沫，交涉，偶爾閃爍和

狠狠地迷路

最後總是餓了

就遠流彼此覓食

是那一次

初來北海的夏天

有魚對你透露一

城的秘密

藏在共謀的方向

—你學會抬頭

在練習謎語

迷途前後

查看彩虹。時間

在海裡，浮貼上顏色

你也開始看見

輪替的紫的嘆息

漫長如紅

如有些亮束往返

有些並不

你長出鱗
像與生俱有的魚
曲折在相異的流裡

船行越邊界
再見，幽遠微光
你抵著窗，路途黑暗
直至透明。直至嘆息
如一座漸緩的城

而你身上也
泛起海洋的紋路

〈移動綠洲〉

那年
獨自前往大漠

無數陌生的破曉
書頁裡，碎夢
大漠平靜偶爾
風沙狂烈。韁繩
究竟往何處繃緊？

你所屬的邊陲

四季分明，卻總記憶模糊

直至踏上夜車

窗帷搖晃，四周光影川流

氣息擁擠而平穩

懷中輕薄的包，仍不足以

抵禦一趟寒意

在內外的交界

呵下一首孤獨印痕

在居民的話語下曝曬

白日夢越乾燥

遂逐漸習於

冷的看待

大漠生活的蜃樓

習於不拾階

仍不可遏止自然

將鞋邊傳來

細瑣的搔癢高舉

何時起

在車廂尋獲一座

移動綠洲，在邊陲
與大漠的間隙
得以偷偷搖落身上
砂石塵土，假裝
自己初出茅廬

在日月恆轉以外
任綠意侵襲的
休憩之地

〈一個普通假日〉

一個普通假日。一隻抹香鯨
在沙灘，把看不見的泡沫
還給海洋
不屬於海洋的東西
還在胃裡擱淺

鎮裡的阿嬤睡晚。冰箱滿腹食慾
收攤前，早市便宜賣
左手右手好幾袋

對街男子，懷藏現煮手搖
包裝繁複甜意。告白

共用一根吸管的決心

勢不可擋

新的路標，杯盤瓶罐

水獺的返家，依指示改道

女孩的浴室，浮泛綠意

去了兩次角質，柔珠

將臉上的不自信，細細滾落

化為一汪誰將捧起的清澈

湖傾倒著天空

水鹿走近碎雲

灌溉蒼白的舌

信天翁挾一片白茫海花

越過危岸，啣起希望

一塊堅硬波光

島上幼小的羽翼

也將如是閃耀

加班父親帶全家到海線

打火機點不起煩躁

母親撕開透明封膜，玻璃般清脆。孩子屏息

低頭探視

海鹽填白砂內餡

珊瑚礁岩包裹藻香

一個普通假日。閃爍泡沫中

海龜含一口氣

下潛

尋覓一次午餐

〈戲掌中一致布袋戲師〉

紅盒子，藏著百年時光

一翻衣袖，上座

鎮守無盡鬧熱

最忠實的觀眾—田都元帥

透著餘暉，展開黑幕

鑼鼓鐵架，戲棚底的少年

父親一棒打下台中遊學

雙手學會了文武

信仰不再撤退

手指翹動的

都是南北江山

戲台架起，現實退場

青年手捲無聲

捫衫

甩開衣袖如雲

如履，從黑幕

雙轉翻進現代黑箱

前方駐足陌生的眼與耳

俠客搓亮手中的薪

吐出一口

歷史空隙

驚呼的花火

上下皆作夢之人

老師傅與偶

不只盔帽劍戟

髮由黑到白

家以外，以後

口白也逐漸落地

椅子還在等待

開演。一齣關於

不曾挪移的觀眾

與那在塵世間

以下弄上的雙手

〈口簧琴〉

框裡的線

跳出外頭

戳。戳戳

天空的鴨子可嘹亮

蛙，跳過山的分界線

把記憶放在家

片段帶走

有些出口沒說

松鼠擺尾。擺擺尾

數著蝶撲翅百遍

花百遍。途經的樹葉

未落的未來的落葉

百遍

終於落了下來

輕聲與指尖

秘密是彈跳的

在懂得之前可見

之後

風的一撮經過